

名老中医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姜建国 辑

李克绍医学文集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www.kj.com.cn

R2-53
LKS

LI-KESHIAO YIXUEWENJI

李克绍医学文集



李克绍老师是伤寒大家。他对《伤寒论》的研究创当代《伤寒论》注疏之新风、其见解独特、基于临床、前后呼应、逻辑严密；他活泼泼地注疏通解了活泼泼的《伤寒论》。用克绍老师的话叫作『能挑出一个字的毛病来，我和他辩』。这不是自傲之声，而是自信之语，是克绍老师终身研读、发覆、感悟、实践《伤寒论》的肺腑之言。一个『辩』字，何其好，又是新的学习交流的过程。其学术思想不但影响国内伤寒之研究，而且远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异域他乡，备受伤寒界学者之推崇。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辑
姜建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克绍医学文集/李克绍著;李树沛,姜建国辑.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
ISBN 7-5331-4248-9

I. 李... II. ①李...②李...③姜... III. 中国
医药学—文集 IV. R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574 号

李克绍医学文集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姜建国 辑

出版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编:250002 电话:(0531)82098088
网址:www.lkj.com.cn
电子邮件:sdkj@sdpress.com.cn

发行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编:250002 电话:(0531)82098071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

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82079112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42.5

字数:1119 千

版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1-4248-9

R·1188

定价:96.00 元



李克绍先生像

LIKESHAO XIANSHENGXIANG

(1910 ~ 1996)



新加坡中医学院第廿一届学员
畢業紀念

利濟為懷醫為術
權衡在手巧在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
山東中醫學院

李克純



學解於國境讓中醫走向
世界 科學於止境為中醫
開創未來

新加坡中醫學院廿三屆學員

畢業紀念

新加坡中醫學院李克紹



行醫座右銘

方猶法律。意在精詳。用藥
如用兵。機勿輕發。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無斯數語
臨床。庶不致誤。可謂大匠矣。

李名紹
一九八
十月

●新加坡中醫學院第十九屆學員

畢業紀念

岐黃之統 稟素之秘 俯理活人 斯以仁術 唯集
仁心 德配天地 痼疾 皇抱 性心 利倫 其尤 唯
何 群 詭 福 治 四 診 六 綱 五 運 六 氣 三 部 九 候
標 本 陰 陽 辨 證 既 以 五 倫 施 治 奈 燭 針 毒
竅 疑 難 辨 外 披 濟 異 法 亦 宜 神 聖 三 巧 三 才
一 群 既 走 科 學 亦 有 哲 理 既 代 應 日 新 月 異
奇 之 電 化 用 于 擊 凡 微 視 洞 察 清 真 何 矣 明
于 陰 陽 疏 于 論 治 以 之 怖 然 何 言 不 及 此 何 救 也 危
後 醫 仲 惟 我 中 醫 以 載 其 微 盡 以 表 外 列 樹 帆 先 業
所 醫 伏 其 所 言 妙 手 回 春 多 矣 幸 此 誠 寶 庫
多 待 求 徒 求 我 同 仁 高 心 博 力 闡 幽 發 微 自 強 不
息 孫 謙 王 秉 綱 尤 擇 珠 李 哲 博 采 信 合 中 西 取
古 補 益 投 劑 咸 宜 造 術 人 夫 同 登 出 域 將 無 傳
教 余 日 望 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山東中醫學院

李李克紹題

一九五九年五月



序

李克绍老师是伤寒大家。他对《伤寒论》的研究创当代《伤寒论》注疏之新风、其见解独特、基于临床、前后呼应、逻辑严密；他活泼泼地注疏通解了活泼泼的《伤寒论》。用克绍老师的话叫作“能挑出一个字的毛病来，我和他辩”。这不是自傲之声，而是自信之语，是克绍老师终身研读、发覆、感悟、实践《伤寒论》的肺腑之言，一个“辩”字，何其好，又是新的学习交流的过程。其学术思想不但影响国内伤寒之研究，而且远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异域他乡，备受伤寒界学者之推崇。

日前，树沛学弟嘱我为《李克绍医学文集》作序，作为克绍老师的半个授业弟子*，真正感到诚惶诚恐，不知如何落笔，每每铺下纸笔，脑海中就浮现出老师的声容笑貌、那清癯高大的身影、和蔼慈祥的面容。总让我想起《本草纲目·序》中的李时珍：“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

大约是1991年春，仍是春寒料峭，暖气未停的时候，建国学弟通知我说，他要陪克绍老师去东北讲学，并准备取道烟台返济，嘱我来接送一下克绍老师与他，于是我提前做好了准备，那天清晨，我到码头把他俩接回医院，也就是五点左右。我劝他俩再睡一会

* 七八年伤寒专业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徐国仟教授，一位是李克绍教授。两位教授给四位学生共同上课。我是徐老师的记名弟子。故称是李老师半个学生。

儿，克绍老师却连声说：“不睡了，不睡了，我们聊一会儿吧！”那时我毕业也是将近10年了，能有个机会再听老师教诲，真是求之不得的事。赶快给老师沏上新茶，慢慢得聊了起来。克绍老师问我：“新陆，你毕业后还看过《伤寒论》吗？”我立即把毕业后如何在烟台市卫生局支持下，组织经典学习班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当克绍老师听说我不但讲了《伤寒论》，还讲了《温病》与《医古文》时非常高兴。满面笑容的说：“这就好。中医不学习经典能当好大夫吗？”接着又说，“当一个医生，光学中医经典还不够，还要有更多的文化基础，比如易学吧，不学不懂也是不行的。虽然易经是算卦的书，但它有深奥的道理。”着他就背起了乾卦，坤卦的卦辞、爻辞与彖辞、象辞等。背完就从桌上找了一张纸，画了乾卦的卦图，指着六爻的最下一爻讲给我和建国听。“初九，潜龙勿用。象征潜藏到深渊的龙，不能施云布雨，是君子隐居不仕之时。”又指第二爻。“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龙出现在田野上，利兴万物，但仍须大人提携。原则仍不能布云施雨……”指到最上面一爻时说：“上九，亢龙有悔。物极必反呀。这就是任何事物生、发、壮、老的过程，这个理好吧？医生就是要顺其势，和其性，医生看不好病就是研究不到，不明其理的缘故啊！”

在校期间，见克绍老师多是毕恭毕敬的请教问题。和老师讲医道，说医理，这还是第一次。就好像克绍老师又把我领上一座新的山峰，面前豁然开朗。也就是这次点拨，我算找到了学习中医的门径。学习中医必须有广博的国学知识，有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有充分的临床实践，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登堂入室，有所作为。这个道理让我在自己从医、从教的道路上，一直受益无穷！

《李克绍医学文集》的付梓，应是我校的幸福事，是《伤寒论》研究的幸福事，也是中医学的幸福事。出版社功德无量啊！文集收录了老师的《伤寒解惑论》、《伤寒串讲》、《伤寒百问》、《胃肠病漫话》四部力作，还有60余篇论文，广涉中医基础、临床、方剂、药物等方方面面。老师晚年整理的医案选评、临床经验、书评信札等，却是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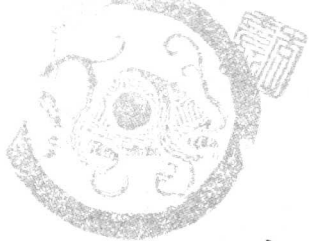
次刊印。计 80 余万字。

中医学术贵在理论创新，贵在与时俱进，贵在独树一帜。金元四大家不正是如此吗？流派之间，互争互斗、互相诋毁不足取；全国几十个院校，一套统编教材，千营共一呼也是不足取的。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类霜天竞自由才是学术发展的最佳环境，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

克绍老师精于典、勤于思、悟于心，验于行。他的文集出版，必将是这争芳斗艳百花园中一枝奇葩！必将对继承和宏扬祖国医学做出贡献！必将对诱掖后学、培养中医人才做出贡献！

不揣浅陋，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以识之。是为序。

乙酉金秋王新陆 拜撰



回忆我的父亲

(代前言)

又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窗外的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水汇聚成众多的细流在路面上急匆匆地流向远方，仿佛像逝去的岁月。九年前的这个季节，1996年7月2日，这位在新旧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带着他对中医学学术矢志不渝的追求，带着晚辈家人对他无尽地思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86岁。就在父亲临终的那一刻，沉闷的天空中响起了滚滚雷声，随之大雨瓢泼而下。我想，那可能是天人感应吧。

多少年来，父亲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总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生前与我们生活的一幕一幕就如昨天。



李克绍先生和其子李树沛

父亲 1910 年出生，幼读经史，后攻医籍，是一位一辈子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就读书痴迷，读书时从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不管家中来什么客人，都不能干扰父亲读书。父亲读书从不走过场，年轻时所读之书都要背诵，终生不忘。《四书》、《五经》烂熟于胸，诗词歌赋亦喜涉猎。至今我仍常想起小时候趁父亲饭后心情愉悦，用手晃动着父亲的双腿让他给讲故事的情境。我所知道的《长恨歌》，就是父亲倚在床上，微闭双目、面露慈容、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始，一字一句地把白居易的长诗背讲给我听。我上中学后父亲见我在读《红楼梦》，兴之所至，他又选咏菊诗中最喜爱的那首《问菊》背讲给我听：“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父亲把潇湘妃子质问菊花，菊花无言以对的意境，讲得入木三分。父亲说，年轻时读书，就是先背书，把书背熟。父亲 30 岁前所读过的书，都如同印在脑子里，经典著作，丝毫不差。所以父亲无论是讲课或是与人探讨学问，联想到一段古籍，总是信口拈来，不用翻书。直到晚年，父亲仍每天戴着花镜，又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孜孜不倦地读书。读书是他一生的乐趣。而正是由于早年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才使父亲得以从医籍经典开始自学中医。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所在教研室与古文教研室同在一间大教室内备课，教古文的老师常就备课中的问题向父亲请教，父亲深厚地古文修养赢得了古文专业老师们的尊敬。父亲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是学古文研究语法的，写出文章未必不出现语法上的错误；我没学过语法，但我写的文言文及说的古文却不会出现语法上的错误。到了晚年，父亲经常抱怨说，记忆力差了，现在读的书都记不住了。父亲做事认真，他总能在读书读报以及看后人写的文章里发现一些错误，这与他早年广泛读书，博学强记是分不开的。

二

父亲读书，总是端坐在书桌前，态度认真。读书累了，父亲才会离开书桌到躺椅上休息一会，但他从不躺着看书。父亲说，读书姿态不端正，是对书籍的不爱惜、不尊重。另外，父亲读书时书桌上只放一本他正在读的书，父亲曾批评我把书摆满一桌，时而翻翻这一本，时而翻翻那一本的做法。父亲教育我说，读书没有目的，不知要读哪一本好，是读不好书的。

文革前期，泉城路上有家古旧书店，那里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地方。父亲用的很多古书都是在那里买的。父亲对书籍十分爱惜，所藏所读之书，读时从不折页；每次读不完时，总是仔细地在书中夹一纸页，以方便翻阅。他从不在书上写字，亦极少在书中划线。凡书中需摘记的文字，他都是工整地记在笔记本上。父亲常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读书人，看看他读过的书就知道了。父亲看过的书，仍整洁如初；尤其是那些线装本，都是父亲几十年中常翻常读之本，而今依然保持着书的原貌。

父亲用的线装本《康熙字典》购买后发现第一册中缺了两页，父亲就借来同版字典，用毛笔以小楷字工工整整地抄录后补进了书里。手抄的两页，小字略大于原书，字体几乎与原书一模一样，一笔一画，其字迹之规正，令人感叹。略微不同之处是后补两页用纸较厚、颜色稍浅，若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其是后续之页。

良好的读书姿势，正确的读书方法，爱惜书籍远胜过爱其他任何物品，这都是父亲终生的习惯。

三

父亲19岁时因家境贫寒而无力继续求学，便在家乡教书。父亲教书闻名乡里，有很高的声誉。那时的县教育局，每年在县城考师资。父亲非常自信，他跟我说每次考试数学（算术）准是第一；语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父亲教学，总是拿同一学校教师中的最高报酬。而每到年底，学校的董事会总是与父亲把下一年的聘用合

同提前签好。父亲说,如果我离开任教的学校,那是我想换个地方,都是我主动请辞的。但每次都是校方主动加薪极力挽留。但父亲又是位对学生要求很严的老师,记得母亲就曾抱怨早年父亲教大哥念书时,就曾用“戒尺”把大哥的手打肿过。

读过父亲文章的都认为父亲文章的逻辑性强,富于推理;可以说父亲的文章,令即使对其观点持不同意见者亦无懈可击。我想,除了文学之外,父亲对“数”有一种天生的探求心理。父亲一直喜欢求解数学题,即使到老年亦是如此。记得我上中学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偶尔上一点文化课。遇到我做不出的数学题,父亲总是很有兴趣地帮我解。父亲没有学过代数,但他仍能用算术的方法得出答案。父亲对任何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他想弄明白的事,他就会一直做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四

父亲在烟台、大连等地行医多年后,时值胶东解放,因爷爷年事已高,家中又遇到了一些事情,就匆匆回到了乡里。从小读书、教书、行医的父亲,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段特殊的“种庄稼”(胶东老家语,亦即干农活)的日子。起初连母亲都感到忧愁,从未手提肩挑过的父亲能干得了这些农活?而那时的父亲心里却异常踏实,同村里所有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赤足奔走于山林丘陵,夏夜卧眠于种植瓜果的田间草棚。晚年父亲跟我说,其实未参加劳动之前,也认为劳动是件苦事,因从教书到行医,一直身穿大褂长袍,也很难放下架子,顾及到面子,难免有畏难心理。等到真的脱下穿惯了的大褂,换上与其他劳动者一样的衣服时,心理上的第一关也就过去了。在夏季寂静的夜晚,身卧在瓜棚里,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耳边响起亲手种植的西瓜时而“砰、砰”的脆裂声,始感到了劳动收获的一种幸福。心境平静了,乐就在其中了。这是在外漂泊多年的父亲经历了人生中诸多的坎坷磨难后对“种豆南山下”的一种体验。就是在这个时期,父亲也处处把智慧、求知和创新溶进了劳动中,溶进了生活里。胶东老家的土炕是一家人冬季

取暖团聚的地方，母亲说，父亲垒的土炕是邻居们公认的好烧易暖的火炕，只需烧一点柴禾，就能使整个炕面很快地热起来。那些垒了一辈子土炕的邻居们都纷纷前来取经。父亲说，垒土炕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想办法让燃烧后的烟火最大限度地土炕里流通起来，效果就好了。冬季里贮藏大白菜，家家都在院落里的地下挖一土池子，放进白菜后，上面铺垫些柴草泥土之类以防冰冻。那一年，很多人家窖藏的白菜变质腐烂，而父亲窖藏的白菜不但没有腐烂，而且新鲜如初。邻居们啧啧称奇。父亲说，菜窖的上方我特意预留了几个透气孔，所以白菜存放得好。父亲又谦虚地说，其实这件事也很侥幸，起初我也是因为懒，图省事，上边铺盖的浅，恰巧又逢上了暖冬，就成功了；若是碰上大寒冬，也说不准早把白菜冻坏了呢。而邻居们从来只是担心怕白菜冻坏，没有想到因捂而生热，使白菜腐烂了。另外，相邻的土地，父亲种植的瓜果，较之他人种植的个大味甜，拿到集市格外好卖。村里的老人们感叹地说，“种庄稼”也要识字，有文化的人干什么也同一般人不一样。

早年父亲爱好广泛，喜爱戏剧，尤爱唱京剧，会拉二胡、京胡。农村冬闲，各村办剧团开始组团排演，准备春节期间的戏曲演出。当时父亲集编剧、导演、伴奏于一身，带领村剧团演红了乡里。父亲编的小剧“讲卫生”以创意新颖，知识丰富，生动而富有情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还曾参加了县里的调演，得到好评并获得县里的奖励。村剧团一时成了众多乡村争相邀请的对象，整个的正月里，每天都忙于演出，以至于在那几年中，春节前就要预约，而从没有闲场的日子。村剧团不但戏剧演出屡获成功，而且剧团演员队伍的组织纪律性亦被人称赞。有一年春节，村剧团去邻村演出归来，途经另一村时，舞台上其他剧团正在演出，在不宽的街道上挤满了看戏的人，父亲带领的村剧团队伍被挤散，演员们大都翘足昂首以观戏。父亲看到后，哨子一响，本已散开的队伍立刻集合，在父亲的哨声中排成整整齐齐地队伍向村外走去。正在看戏的老百姓问：这是哪个村的剧团，纪律性这么好？马上就有人应

答:这还能是哪个村的,肯定是东汤(村)的。父亲听后,心里非常自豪。

1975年春节,我由济南回到了家乡,在村里过了个春节。当时村里文化艺术生活十分贫乏,春节期间本应热热闹闹的村庄显得尤其冷清。村里的老人们由此想起了当年村剧团的轰动兴盛,怀念起了父亲——一位曾给村里人带来欢乐和自豪的有崇高威望的老人。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工作不分贵贱,无论做什么只要用心去做,就能做好。这是父亲的亲身经历,也是父亲对我们的亲切教诲。

五

父亲性格质朴而又平易近人,他对同事感情真挚。20世纪60年代初期,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一人在济南工作,生活无人照料,身体很弱。有一段时期曾因病住院,出院后享受了病员的特殊食品



前排左起:徐国仟教授,李克绍教授,
后排左起:李心机,姜建国,王新陆,蔡绪江